

六月初的一个周末早晨，天正下着毛毛雨，遵妻“指示”，我下乡去看望年已八旬的老岳父。

在岳父家，我发现房子西面的一小块空地上，已经栽上了茄子苗、辣椒苗、四季豆苗、长豇豆苗和莴笋、生菜等蔬菜。茄子苗、四季豆苗已经长到二三十公分左右高，一片绿油油的，青翠欲滴，生机勃勃，赏心悦目。而十几个凹塘里的辣椒苗，只有二三公分高，又矮又小，弱不禁风，在“高大”的茄子苗、四季豆苗面前，显得是那么不起眼，有些可怜巴巴的，令人怜惜，如果不细看的话，还以为刚刚冒出土的小草呢！

我问岳父：“老头子，茄子苗、四季豆苗都长那么高了，辣椒苗怎么会这么小呢？”

岳父看着我，笑着说：“几次到横泾去买种，没有买到。前几天，看到人家栽剩下的，不要了，我就挖回来栽了。”

我恍然大悟。哦，原来是“捡”回来的！俗话说“捡来的东西没好货”，凹塘里的辣椒苗怪不得会这么小呢！

在厨房里，内弟告诉我，岳父怕瘦小的辣椒苗栽下去会被风刮断，被雨淋倒，到时候再也找不到苗补栽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干脆就在一个塘内栽了两棵。

屋外，雨不紧不慢地继续下着，风也不知道“疯”到哪里去了。在堂屋里剪龙虾腿时，我突然想起，家里的阳台上还有三盆“病怏怏”的、快要“驾鹤仙游”的花草，何不拔去，栽上几棵绿色植物呢？

剪完龙虾腿，来不及洗净，我就拿着剪刀，到菜地里将同病相怜“搂”在一起“过日子”的辣椒苗“两口子”，用剪刀一个塘一个塘地各挖出一棵。数数，共八棵，可以栽上三盆了。然后，用湿泥包裹好辣椒苗根部，装进塑料袋，准备下午带回家。

饭后，坐车回到城里的家里，直奔阳台，在地上铺上几张报纸，将桌上三个花盆里快要奄奄一息的花草拔掉，把盆里已经板结的泥土倒下来，用手捏碎，再将土重新装回盆里。三个花盆，一大两小，大花盆里栽四棵辣椒苗，小花盆里各栽两棵辣椒苗，浇上水，然后盆归原处。

从栽下辣椒苗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心里就多了一份牵挂。

过去，我在阳台上养花草的时候，经常忘记浇水、施肥、松土，主要是靠它们以顽强的生命力，苟延残喘地活在这个世上，专供我一双小眼睛“欣赏”。有时候，到阳台上晒衣服，盆里还剩一点水，就用它来

八棵辣椒苗

□ 吴士来

浇花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主动到阳台上给花浇水、松土的时候，那一天肯定是有喜事了。喜事对我来说，不多，也不大，一年也难得有一次。所以，我是年年买花、栽花，年年为它们“驾鹤仙游”时

“送行”。到高邮工作10年，我一共养过几十盆花草，时间长的活了几个月，短的只活了十多天，它们基本上都是“渴”死的。想想，真有点对不起它们。

现如今，栽上辣椒苗了。这种植物，既可以欣赏，青枝绿叶的，又能结出果实，供自己享用，非常实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我一反常态，改变过去那种买回来三天热情，然后不闻不问，让花草听天由命、自然生长的懒惰习惯了。每天早上一觉醒来，就直奔阳台。干了，浇水；土板结了，就拿专用小铁铲给它们松土；长草了，立马拔除。

我是农村出身，在乡下整整生活了16个春秋，对农作物生长习性多少知道一点。我知道，辣椒苗不淋露水是不会开花、结辣椒的。于是，在晴天的夜晚，我就把辣椒苗搬到窗外的鞋架上淋露水；在下毛毛雨的时候会让它们“洗澡”，去除身上的尘埃；太阳毒辣的时候，会把它们搬回来放在阳台上的桌子上“乘凉”。我真成了辣椒苗的忠实“守护者”“保护神”。辣椒苗在一天天健康地长大、长高，由二三公分高长到三四公分高，再由三四公分高长到五六公分高……由三片叶子长到五片叶子，再由五片叶子长到八片叶子……如今，辣椒苗已经长到十三公分高了，最大的一棵已经长了十五片叶子。

现在，我每天起床、做完家务、下班回家或者在家看一段时间书后，感觉腰疼腰酸或者心烦意乱的时候，就喜欢到阳台上站站、走走。每当看到辣椒苗绿油油的、精神抖擞地“站”在花盆里面“迎接”我，心情顿时就愉悦起来。

看到辣椒苗在一天天长高、长大，高兴之余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无限想象：这八棵辣椒苗能给我结出多少辣椒呢？这辣椒结出来是长条形的还是像“灯笼”形状呢？是长条的，就做成“虎皮辣椒”吃；是“灯笼”形状的，就做成“辣椒炒肉丝”吃，或者将肉馅塞进辣椒肚子里面红烧着吃。有时，我又想，它会不会长成“朝天椒”呢？那玩意儿，非常辣，下不了口，我怕辣！

这八棵辣椒苗究竟会给我结出多少辣椒呢？究竟会结出什么形状的辣椒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好天天守着、看着、等着、盼着……

别了，新小！不是我们离开了她，而是她离开了我们。新小是指新巷口小学，已有百年的历史。她曾经是东大街（如今是人民路）这一片区域的唯一一座小学府。我的叔父和几位姑妈都曾在这里读过书，有意思的是我的二姑妈三姑妈四姑妈师范毕业后都曾在这里教过书（2013年，在镇江的二姑妈一百岁生日寿宴上，从介绍姑妈生平的PPT中，我才得知二姑妈也曾在新小服务过）。

我在新小上了一年级和二年级。一、二年级是在新小分部。当时新小校舍不够，把在东边不远处的炼阳巷里的观音庵改为新小分部，好像是一座木制的二层小楼，四合院，天井勉强能容下几个班集中。

那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，天天集中在操场上唱歌，至今还会唱：高邮本是好地方，金山银湖比不上，运河身边流，鱼虾满池塘，双黄鸭蛋名声大，年年丰收鱼米乡……这一段的童年是伴着饥饿长的。

三年级起我转学到泰兴县随父母亲去了。六年级我又从泰兴转回高邮，又来到了新巷口小学读书，还是当年那个班。

那是1964年秋季开学，学校有18个班，三轨。在当时，那可是一个上规模的学校。当时校长是徐金印女士，郎秀清女士，教导主任姓贡。六年级三个班，六（1）班班主任卢善诚老师，六（2）班班主任梁克湘老师，六（3）班班主任刘奇堂老师。我在2班，梁老师教语文，数学老师姓姜。数学课没上几天，姜老师治疗血吸虫病，由徐校长教我们数学，直到毕业。那时因为初中不差老师，好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被分在了城区的小学，卢老师梁老师都是这样分来的外地老师。

一开学的早读课上，老师要求读毛主席的《反对自由主义》，还要求背诵，得背给老师听。

我们的音乐老师是马发祺老师，印象中的马老师花白头发，高个子，很精神。上课伊始，学生站立，跟着马老师的脚踏风琴练声：咪——咪——咪——，麻——麻——麻——，马——老——师——好——，同——学——们——好——。然后坐下上课。最没意思的课是珠算课，老师上了岁数，一团和气，教到多位数乘法时，没几个学生安心听讲。

六年级三个班都在二层楼上，我们的教室窗口正对着南面的操场。那时少先大队活动很多，每到大队活动，学校的鼓队都要在操场上预先敲鼓排练。第三节课，排练的鼓队在操场上走来走去，看着窗外神气活现的鼓队，班上男生很生气，为什么这次鼓队不是我们中队？鼓声惹

别了，新小！不是我们离开了她，而是她离开了我们。

新小是指新巷口小学，已有百年的历史。她曾经是东大街（如今是人民路）这一片区域的唯一一座小学府。我的叔父和几位姑妈都曾在这里读过书，有意思的是我的二姑妈三姑妈四姑妈师范毕业后都曾在这里教过书（2013年，在镇江的二姑妈一百岁生日寿宴上，从介绍姑妈生平的PPT中，我才得知二姑妈也曾在新小服务过）。

我在新小上了一年级和二年级。一、二年级是在新小分部。当时新小校舍不够，把在东边不远处的炼阳巷里的观音庵改为新小分部，好像是一座木制的二层小楼，四合院，天井勉强能容下几个班集中。

那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，天天集中在操场上唱歌，至今还会唱：高邮本是好地方，金山银湖比不上，运河身边流，鱼虾满池塘，双黄鸭蛋名声大，年年丰收鱼米乡……这一段的童年是伴着饥饿长的。

三年级起我转学到泰兴县随父母亲去了。六年级我又从泰兴转回高邮，又来到了新巷口小学读书，还是当年那个班。

那是1964年秋季开学，学校有18个班，三轨。在当时，那可是一个上规模的学校。当时校长是徐金印女士，郎秀清女士，教导主任姓贡。六年级三个班，六（1）班班主任卢善诚老师，六（2）班班主任梁克湘老师，六（3）班班主任刘奇堂老师。我在2班，梁老师教语文，数学老师姓姜。数学课没上几天，姜老师治疗血吸虫病，由徐校长教我们数学，直到毕业。那时因为初中不差老师，好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被分在了城区的小学，卢老师梁老师都是这样分来的外地老师。

一开学的早读课上，老师要求读毛主席的《反对自由主义》，还要求背诵，得背给老师听。

我们的音乐老师是马发祺老师，印象中的马老师花白头发，高个子，很精神。上课伊始，学生站立，跟着马老师的脚踏风琴练声：咪——咪——咪——，麻——麻——麻——，马——老——师——好——，同——学——们——好——。然后坐下上课。最没意思的课是珠算课，老师上了岁数，一团和气，教到多位数乘法时，没几个学生安心听讲。

六年级三个班都在二层楼上，我们的教室窗口正对着南面的操场。那时少先大队活动很多，每到大队活动，学校的鼓队都要在操场上预先敲鼓排练。第三节课，排练的鼓队在操场上走来走去，看着窗外神气活现的鼓队，班上男生很生气，为什么这次鼓队不是我们中队？鼓声惹

别了，新小

□ 汪泰

内 的妇女、老人们，搀着大的、抱着小的，学生方阵的后面围满了人。

那时课外活动很正规，搞得有声有色。我至今还记得一次故事会，是刘宝康老师讲故事，教室里外小听众爆满。

学校还组织六年级学生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。我转来不久，电影院放映电影《雷锋》，学校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学生笛子队去配合渲染气氛，学校给配置了好多短小灵便不用贴膜的小竹笛——军笛。为了练习吹笛子，每天早读课上突击练习，从《东方红》开始，来熟悉指头与六个孔的关系。个个男生过关，选出吹得好的，一到课余，教室里便是笛声一片，从开始的呕哑嘲嘶，到后来的行云流水，同学们都很努力，唯恐选不上。我也学会了吹笛子（其实大家只是学会发声，并无技巧与指法），并荣幸入选。笛子队跟在电影院的宣传车（板车）后面，车一停，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的笛声便响起来，同学们很像是出了一阵风头。

毕业考试后就是初中的升学考试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认真，但我们还有很多看课外书和玩耍的时间。那年升初中的作文题目是两个，一个是：《写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》；另一个是《难忘的一堂课》。考场上我很高兴，因为这封信，老师让写了多少遍了。

升初中考试后，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参加了学校新楼的建设，我们两人一组用箩筐把砖头从城北小学抬到新小。小小个头，把十几二十块砖头抬近两里路，还真不容易，中途要歇一次。看着码好的砖堆，摸摸又红又疼的肩膀，心中着实自豪；我们也为母校的建设添砖加瓦出了力。

后来，我知道的许多年轻老师都被抽到初中去了，还有好多人改行当了干部，我的班主任梁老师后来抽调出来参加工作组，然后到红旗中学，再后来烟草公司当了负责人。

我不知道从这所学校走出去了多少名人，但我坚信，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都是人才。我自豪，为新小曾经有过的辉煌。

改革开放后，新小的班级数达三十个，教学质量也名列前茅。再后来，城市东扩南移，人口随之减少，加上择校之风兴起，生源不足，附近农村孩子要上城读书，聊作补充，如今已不能再维持，今年终于不再招生。

别了，新小。别了，高邮北门外的百年老校！

得我们没有心思上课，都盼着下午的活动。

学校的大队活动就是一个社会开放日，活动时，校门照例是敞开的，方圆一二百米

太公是我母亲的祖父。

听母亲说，太公很小就被他父母送到小镇的一家杂货店当学徒。杂货店里人来人往，内中不乏有一些走南闯北的顾客。太公是个有心人，一来二去他就跟一位安徽的商人混熟了。这位商人是个牛贩子，很有钱。太公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十八岁就只身一人北上将安徽的大黄牛贩到江苏来卖，狠赚了一笔，但吃的苦也难以与外人道也。

牛力大无比，太公却瘦削精干。牛是有脾气的，对于不熟悉的人拉它，往往是不情愿的，有时不是人牵着牛走，而是牛牵着人走，太公就拼命咬牙顶着，贩一趟牛到家，人要躺床上歇十天。牛贩回来，不能及时卖掉，就得砌牛棚圈着。太公一人赤足在荆棘丛生的湖边劈材造棚。牛棚搭成，为了防止有人偷牛，太公就吃住住在牛棚里。有一回，太公睡着了，被冲栏而出的牛当胸踏上一脚，吐血不止，请了好多郎中调治，卧床静休一年，方能下地走动。

好了以后，不能贩牛了。就到镇上红香店做伙计，不久学会做香，升为大师傅，薪酬颇高。

做香是有秘笈的，一般人学不来。红香店有专人出去收集大量木头锯屑，将锯屑用磨盘磨成碎屑，拿筛子筛去粗粒杂物，细粒拿到太阳下暴晒，加入檀香、沉香、麝香等香料拌匀，再用细筛过滤，筛下的精细粉末，用粘合剂粘成团状，最后用刀切成各种形状的香。据说，做香的关键全在香料加入的比例。稍有偏差，做出来的香就会大相径庭。太公却能将这个比例拿捏到恰到好处。

在香店干了十年，有了一定的积蓄，太公辞职出来到乡下老家造房置田。他砌的房子是一所极高极大的四合院，外面一转平房环绕。人住在四合院内，平房则是磨房、春房、酿酒房、伙房、柴房、稻谷房、农具房等劳作囤积之所。其规模在当地首屈一指。亦买了几亩田地，刚好够家人劳耕享用。太公很巧，除了干农活，磨豆腐、春粉、酿酒、做粉，只要他看人做过的活计，样样会做。这些食物家里从没断过，除自家食用外，亦分赠乡邻。

太公心善，每天天一亮他就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院门、屋门，将走廊上一口硕大的缸贮满自家酿的米甜酒，让乡邻及过往行人饮用。每月望朔还在院子当中放一粥锅施舍给穷人。一进腊月，他

太公发家

□ 朱玲

索取，不收分文。

晚年，太公不怎么参加体力劳动了，只督促教育儿孙们辛勤劳作。吃过早饭，他必得抽着旱烟，到处巡视，看看儿孙们有没有偷懒耍滑的。太公走到哪儿，长旱烟袋是不离手的。看了约摸一袋烟的工夫，他必得回到屋里点烟。他点烟是要回屋里用一种特制的艾绳点的。

端午时节，太婆带着儿媳们去河边采集下大批艾条，放在太阳下晒软后，将艾条搓成绳，然后盘成一团团。每天早上，太婆将一团艾绳搬到堂屋的八仙桌旁，抽出一端用绳子系在桌腿上，而后点燃，室内立即云烟缭绕，芳香四溢。太公抽烟及家里点香均用之引燃，一团艾绳可燃一整天。

1940年新四军在当地打鬼子，太公的房子挡住了新四军进攻的视线，要求太公将房子拆掉。太公二话不说，将他辛苦半辈子准备留给子孙的房子全部拆除。另择地砌了两处茅草房子分给两个儿子，他同大儿子住。拆下来的房子的中梁极粗，一人合围不过来。他和太婆做了寿材。那两口棺材高大威武，恐怖森然。太公将两口棺材放在西厢房里，用两床破棉被盖着，每年加一遍油漆。

太公不求闻达于仕宦，惟期心净以自安，只埋头做事，过日子。解放初期，当地有一位颇为活跃的乡绅据说是跟国民党有瓜葛，被解放军枪决了。而太公却一直安然无事，直到1959年八十一岁寿终正寝，心满意足地躺在了那口棺材中。

就带着伙计们开始做年货。酒酿三大瓮，豆腐点三水缸，粉做五大篮，连做三天年蒸，院子里放四张八仙桌，上面堆满了馒头、年糕、粉团等，让周边贫苦的乡人自行

索取，不收分文。

晚年，太公不怎么参加体力劳动了，只督促教育儿孙们辛勤劳作。吃过早饭，他必得抽着旱烟，到处巡视，看看儿孙们有没有偷懒耍滑的。太公走到哪儿，长旱烟袋是不离手的。看了约摸一袋烟的工夫，他必得回到屋里点烟。他点烟是要回屋里用一种特制的艾绳点的。

端午时节，太婆带着儿媳们去河边采集下大批艾条，放在太阳下晒软后，将艾条搓成绳，然后盘成一团团。每天早上，太婆将一团艾绳搬到堂屋的八仙桌旁，抽出一端用绳子系在桌腿上，而后点燃，室内立即云烟缭绕，芳香四溢。太公抽烟及家里点香均用之引燃，一团艾绳可燃一整天。

1940年新四军在当地打鬼子，太公的房子挡住了新四军进攻的视线，要求太公将房子拆掉。太公二话不说，将他辛苦半辈子准备留给子孙的房子全部拆除。另择地砌了两处茅草房子分给两个儿子，他同大儿子住。拆下来的房子的中梁极粗，一人合围不过来。他和太婆做了寿材。那两口棺材高大威武，恐怖森然。太公将两口棺材放在西厢房里，用两床破棉被盖着，每年加一遍油漆。

太公不求闻达于仕宦，惟期心净以自安，只埋头做事，过日子。解放初期，当地有一位颇为活跃的乡绅据说是跟国民党有瓜葛，被解放军枪决了。而太公却一直安然无事，直到1959年八十一岁寿终正寝，心满意足地躺在了那口棺材中。

幸福的“减肥”者

□ 徐加浩

今年暑假，每天茶余饭后，我也加入了步行一族，开始实施自己制订的“暑假减肥计划”。

每天下午，送孩子去学下象棋，孩子在棋院学下棋的时间就是我的“减肥”时间。我打开手机音乐，塞上耳机，沿着运河堤独自前行。尽管夕阳还是那么热辣辣的，但是，走在运河堤上，时不时就有一段树荫，凉风袭来，蓦然就像走进空调间一般，那时的感觉除了惬意还是惬意。

一路上都是忙着锻炼身体的人们。白发苍苍的老人们，他们三三两两悠闲地走在运河堤的栈道上，甩甩胳膊，聊聊家常；年轻人也与我一样戴着耳机，迈动轻快的步伐，汗水湿透了衣服，浑然不觉；小孩子也不甘寂寞，在家长的陪伴下手拉着手，一路欢笑……

听着音乐，不知不觉便到了镇国寺。素有“南方大雁塔”之称的古寺沐浴着落日的余晖，更多了一份神秘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打开手机上的相机，选好角度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随手拍下这路上的风景。还记得上师范的时候，生物老师带领我们去镇国寺采集标本。乘坐渡船到了小岛，上面除了这座孤零零的宝塔便是杂草丛生，我们当时有着一种荒岛探险的感觉，自辟一条小路来到

幸福的“减肥”者

□ 徐加浩

大雄宝殿梵音缭绕，佛像前香客手擎点燃的檀香顶礼膜拜，让所有人在那一刻，心灵澄净。

告别了镇国寺原路返回，穿过二桥一路向北，一个造型独特的雕塑吸引了我。在巨石堆砌的假山上，卧着一头黑色的大水牛，原来这是“神牛湾”。高邮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美称，时不时也闹些水患，人们寄希望“神牛镇水”，因此，神牛也就成了水乡人们心中的保护神。继续前行，一路上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人家。一位老奶奶坐在家门口怡然自得地听着戏曲，我真不忍心打扰她，但是，出于好奇，还是走上前去，小声地问她：“老奶奶，这是什么地方，竟然如此美丽？”“呵呵呵，这是大淖！”老奶奶一脸自豪地告诉我。哦！我竟来到了汪曾祺老人笔下的大淖，难怪这里别有一番韵味。

接孩子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快步向棋院跑去。一路上，汗水顺着脸颊滴落，沿途都是美景相伴，幸福再次溢满心头！

宝塔脚下，仰望这历史悠久的西门宝塔。时光荏苒，荒岛已经重现当年的香火鼎盛，晨钟暮鼓的千年古刹静听流水的诉说……

……普渡桥上游客络绎不绝，

告别的镇国寺原路返回，穿过二桥一路向北，一个造型独特的雕塑吸引了我。在巨石堆砌的假山上，卧着一头黑色的大水牛，原来这是“神牛湾”。

高邮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美称，时不时也闹些水患，人们寄希望“神牛镇水”，因此，神牛也就成了水乡人们心中的保护神。继续前行，一路上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人家。一位老奶奶坐在家门口怡然自得地听着戏曲，我真不忍心打扰她，但是，出于好奇，还是走上前去，小声地问她：“老奶奶，这是什么地方，竟然如此美丽？”“呵呵呵，这是大淖！”老奶奶一脸自豪地告诉我。哦！我竟来到了汪曾祺老人笔下的大淖，难怪这里别有一番韵味。

接孩子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快步向棋院跑去。一路上，汗水顺着脸颊滴落，沿途都是美景相伴，幸福再次溢满心头！

站起来又迈向远方。

不畏难，不怕苦，不怕输，不放弃，为的是重现辉煌。你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枚金牌奖章，更是强大的精神财富。你们打出了中国志气，你们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中，尽显英雄本色。

新一代中国女排赞

□ 杨德宽

老一代中国女排辉煌的“五连冠”，是你们拼搏前进的接力棒；新一代中国女排，坚韧前行，